



警告共和国：

神圣忧思录

淋漓泼洒 再现四十年国史风云
扣人心弦 写尽近百年民族奋起

精选共和国四十年历史上的重大
政治、军事、社会专题，
不加任何修饰和遮掩，
直面一切敏感的历史事件
和历史人物
再现共和国的胜利与辉煌

二十一世纪八十年代，改革大潮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，新旧体制接轨转换带来的既巨且多的瓶颈问题便横陈在国人面前，改革大业遭遇千年未遇的挑战，开始了艰难、曲折的八面突围战

团结出版社

· 当代中国大纪实丛书 ·

警告共和国：神圣忧思录

林历山 编

团结出版社

新登记号(京)174 号

责任编辑：陈北海

版式设计：陈 惠

警告共和国：

神圣忧思录

林历山 编

*

团结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北京市朝阳区东华印刷厂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/32 开 印张 12 字数 280 千字

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80061—939—7/I·212

定价：8.20 元

目 录

第一编 变调的田园牧歌

来自农村第一线的最新报道 (1)

- 邓小平说：90年代，如果要出问题，恐怕出在农村
- 摊派猛于虎
- 跌价的土地
- 秤杆一扬，白条一张
- 民告官
- 干部说：我要辞职
- 抽刀断水水更流
- 难咽的苦果
- 农民还会笑吗？

面对饥饿的世界 (34)

- 吃饭问题，仍是未来中国的最大难题
- 警告：农业资源枯竭
- 舍弃命根子
- 举国上下，一派“卖粮难”
- 念念不忘的头等大事
- 光环掩隐下的卑贱
- 抗农种种
- 贫困的“粮王”

第二编 疯狂的人潮

人口爆炸忧与患..... (80)

- 人类将自己推上祭台
- 贫困人的生殖器
- 没有钉死的罪衍之窗
- 一个古老的词组：人满为患
- 永无回声的 SOS

劣质的人口怪圈 (108)

- 神奇般复活的傻子葬送了母亲的一条性命
- 丧门星傻哭，哭翻了家庭之舟
- 咱惹着谁了！为什么老天爷对咱如此残酷？
- 青蛙似的小妖精吓不走女人再生一个的决心
- 封闭，世代走不出的通婚圈
- 婚检：鸳鸯们悄然越过的“雷池”.....

中国流动人口报告 (138)

- 流入种种
- 户口簿贬值
- 弄潮儿与土拔鼠
- “进城潮”的冲力
- 冒险家与流浪者
- “游击队”与“根据地”
- 都市之癌
- 流还是留

第三编 失重的人间乐园

生存空间的挑战 (188)

-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
- 申办奥运，环保举足轻重
- 建国以来三次环境大破坏
- 天下第二难
- 珍稀动植物的浩劫
- 环保意识值几个钱？
- 黄河呼叫：长江长江，我是黄河！
长江回答：黄河黄河，我也是黄河！
- 第三次世界大战：向污染宣战！

第四编 呻吟的血脉

梗阻的中国铁路 (250)

- 热流！.....
- 买票：难！难！难！
- 乘车：挤！挤！挤！
- 货运：拖！拖！拖！
- 孙中山的梦

第五编 枯竭的资源

毁灭之灾 (286)

- 650 万支冒烟的猎枪

- 形形色色的偷猎者
- 最后的虎啸
- 疯狂的母爱与八个无辜者
- 长江：中华鲟与白鳍豚
- 蛇之梦
- 建造跨世纪的“防空洞”与“避难所”

第六编 焦虑的花朵

“希望工程”的叹息…………… (331)

- 20 来元的书本杂费竟缴纳不起
- “一工交、二财贸，所剩无几给文教”
- 民办教师的酸苦
- 杯水车薪

第七编 错位的“美食家”

中国当今大吃喝…………… (349)

- “革命不是请客，就是吃饭”
- 民谚：“县里坐吉普，直奔乡政府，眼珠喝通红，小肚吃溜鼓”
- 对联：“东不管西不管酒管饭管，兴也罢衰也罢吃吧喝吧”
- 一组荒诞不经的故事
- “酒肉穿肠过，政策心中留”？

第一编 变调的田园牧歌

来自农村第一线的最新报道

周百义

- 邓小平说：九十年代，如果要出问题，恐怕出在农村
- 摊派猛于虎
- 跌价的土地
- 秤杆一扬，白条一张
- 民告官
- 干部说：我要辞职
- 抽刀断水水更流
- 难咽的苦果
- 农民还会笑吗？

基层干部雄赳赳，
只管种来不管收；
农民群众气昂昂，
又骂爹来又骂娘。

——摘自 1992 年江总书记的笔记本

四只金钱豹（财政、税务、工商、银行），十三顶大盖帽（指有制服的单位），都来吃一个破草帽（指农民）。

——全国政协委员樊海山如是说

1992年的隆冬，江泽民总书记一行冒着严寒，来到长江和汉水的冲积平原上。他走乡入户，拉着农民的手话家常。笔记本上，记下了表达农民愤懑的“顺口溜”。二天后，六省省长聚集在江城武汉……

10年前，明皇朱元璋家乡那些被饥饿逼急了泥腿子，在土地上悄悄开始了一场革故鼎新的尝试。星星之火终于被那位打不倒的邓小平发现了，继而演变为事关中国前途的一场大革命——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制。中国农民终于基本摆脱了贫困，成为当时人人羡慕的对象。可是，曾几何时，邓小平同志又告诫说：90年代，如果要出问题，恐怕出在农村。

载水之舟也能覆舟，这并非危言耸听呵！

摊派猛于虎

天不怕，地不怕，
就怕村长来训话。

——民谣

你达标，他达标，
叫俺农民吃不消。

——民谣

二千多年前，《礼记·檀弓下》曾记载道，孔子过泰山，听一妇人哭诉其舅其夫其子死于虎而不离此地后言：“苛政猛于

虎也。”到了唐朝，贬为永州刺史的柳宗元在《捕蛇者说》中记载，他从捕蛇者的亲身体会中，又进一步地体会到“苛政猛于虎”的确定性。一千多年后，中国的报端也化腐朽为神奇，疾呼今日农村农民负担之重，可谓“摊派猛于虎”！

这不是一地，也不是一天或一年，摊派之多，之重，之广，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。如果把农民比喻为“唐僧”的话，可说是千刀齐刷，八方下手。

摊派到底有多少种呢？《人民日报》早在1990年曾刊登过一篇来信综述：

一位解放军战士列举了他们家乡需上交的费用有：广播费、民兵训练费、保险费、水利费、防疫费、提留款、办公费、灭蚊费、电影费等。河南柘城邵元乡随信寄来一份农民扣款通知书，农民负担项目有13种。湖南石门县一位读者来信说，他们那里农民负担项目达28种。

不难看出，这只是1990年的水平了。据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统计，仅1991年，农村向国家提供的税金人均49.4元，比1986年增长了1.08倍。1986年到1991年6年间，农村税金全年增长16.9%。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显示，1990年农民负担的农业税和集体提留比上年分别增长9.5%和21.3%，占纯收入的比例提高到6.3%，1991年农民人均这2项支出又增长了10.4%，高于纯收入增长7个百分点。同时，2年来，各地的摊派已是水涨船高，各个部门都把手伸向农民，可谓“层层加码多收费，巧立名目乱收费，合理项目高收费”。据江西省的一项调查表明，农村居民全年负担的项目有6个大类104项。山西省农调队对13个县的调查统计发现，1990年所调查县共有社会负担228项，其中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有114项。这些集资、摊派和收费，年年加码，几乎是一个无底洞。如办

电集资、医院集资、党校集资、光荣院及养老院集资、教育集资、改善办学集资、建监狱集资、建电视差转台集资、残疾人集资、儿童子女活动中心集资、修路建桥集资、农贸市场建设集资、计划生育连环集资、春节文娱演出集资等。湖北省有4个乡镇1991年修建剧场、影院、翻盖办公楼、购买小汽车等，共向农民集资摊派35.5万元。当然，还有一些让领导自己也无法启齿的，干脆冠之以“特需经费”。何谓“特需经费”呢？四川某丘陵大县的农民群众说：“特需奖金就是吃喝奖金的代名词。”而湖北江汉平原一带则将此叫作“共统费”，凡是提留上没有明确使用目的，都以此名目征收，所以，当地干群又把它叫做“防空洞”。与此同时，各种名目的达标竞赛此起彼伏。教育、卫生、文化、体育、党校、青年、妇女、民兵、社教、供电、广播、养老院、派出所、法庭、社会治安、民事调解、法律服务、庄稼医院、报刊订阅、计划生育、土地管理等等，几乎所有党政部门都搞达标、竞赛。学校是“两层楼，六粉刷，砖墙铁门花园化。”派出所是“3511工程——3个人，5间房，1辆摩托，1部对讲机”。民政所是“4311工程——4个人，3间房，1台彩电，1部录像机”。搞来搞去，掏腰包的还是老百姓。农民说：“这集资那摊派都是上边表的态，这竞赛那达标都是老百姓掏腰包”。据沈阳庄河县的一项统计，该县53个局、委、办中，有31个向农民收费。有的村子一年竟被上级硬性安排放电影，收取放映费上万元。有的地方连目不识丁的人也要订阅报刊；有的农民为了完成任务，一家人不得不同时订阅几份同一种报纸。同时，一些部门巧取豪夺，变相搜刮，他们借发牌照、证件等机会乱收费。据河北省委农工部调查，发一个写有出租房屋户的小木牌收8元，变压器防盗锁一把44元，拖拉机车检换本30元，拖拉机配锁每把50元，发一个汽车上的“！”三角

牌40元。有的地方在农民结婚登记时要交227元。沈阳营口市郊的渔民反映，办一个“渔业许可证”，正常手续只要几元钱，私下办理则要5000元到10000元。凤城满族自治县边门乡林业站发放“出售烧柴证”，每个证的成本不过几毛钱，却收5元，全乡6000农户仅此一项就收了3万多元。所以农民说：“四只金钱豹（财政、税务、工商、银行），十三顶大盖帽（指有制服的单位），都来吃一顶破草帽。”

这费那费，不堪重负的土地在呻吟，无钱上交的农民在流泪。据调查，新谷上场，家里拿光，几乎已不是危言耸听了。湖北荆门市蛟门镇的农民，往年提留款每亩地平均提取三四十元，现已涨到120元至160元。河南原阳祝楼乡，1989年人均上交提留款70元，现已达到120元了。报上曾登载过浙江澄原县王庄乡1990年夏粮收购结算到户通知单。兹将通知单照录如下：

户主：某某村三组朱孙国，人口，六个，实交粮（包括定购粮、议转平、议价粮）1011斤，等级4级，金额合计2283.08元。

应扣部分：农业税81.12元；乡村提留（包括乡提留每人4.8元，教育附加费每人8.5元，村提留每人6.7元）20元，共计120元；农田基建筹款每人1元，共6元；村级提留每人4.12元，共计24.74元；组级提留每人15元，共计90元，扣除提留合计321.86元。除提留款283.08元以外，还应交现金38.78元。

到了1992年底，江泽民总书记在江汉平原问一位农民政府是否有打白条现象时，这位农民幽默地说：不是政府给我打白条，而是我给政府打白条——卖粮收入不够政府提留。想当初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农村中的一首民谣唱道：大包干，大

包干，直来直去不转弯，交够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。言词之中，不乏自豪之情。岂不知时隔不过数年，农民种田不仅不增收，反而要掏腰包。那些腰里无钱可掏的，处境可想而知。1992年5月，湖南湘乡市新研乡一农妇潘群英因摊派过重，不堪受辱，跳塘自杀身亡。那是一个明媚的上午，几位“公仆”去潘家，要她交计划生育连环费、教育集资费共320元。这位有2个女孩且已做了计划生育的母亲倾其所有，从家中也只凑了220元钱。过了10天后，“公仆”又带人前来催款，潘群英苦苦哀求，他们丝毫不为所动，反而指使来人搬潘家的电视机和自行车。眼看家中从牙缝里挤出的一点装门面的东西马上就要被人搬去，她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冲上前去和那群人撕打开来。可惜一个弱女子，怎是那帮男人的对手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她被压在自行车下，那群男人，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俯看着倒在地上的女人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兴奋异常。眼看财去屋空，自己又被人戏弄，潘群英不知是出于抗争还是出于以死来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她从地上爬起来后，奋力向村子前面的水塘跑去。

碧波中溅起了美丽的涟漪，一个2个孩子的母亲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“公仆”们扬长而去。且不久，一纸红头文件，双双易地升官。有3位为潘群英打抱不平的青年农民，竟被乡政府拘留了15天。

潘群英事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。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等单位相继督促湖南查处此事。九泉之下，她也许会感到一丝欣慰。我们不由又想到了孔子在泰山下见到的那位女子，我们不由想到柳宗元笔下的那个捕蛇者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宁肯被虎吃掉也不愿举家迁徙的先人了。

这则消息，也许是近来鼓吹舆论监督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桩。以中国之大，不知还有多少像潘群英这种遭遇的女性默默无闻而不为人知。早在1990年，河北行唐县便有人写信向《人民日报》反映，说有些农民无钱交纳名目繁多的摊派，乡干部便派人拿走他们的缝纫机、挂钟、收音机作抵押。

当然，像潘群英这种柔弱的女性以死来抗争也许并不多，更多的农民对于不合理的摊派是采取一拖二抗的办法来对付。不过，奏效的并不多。在我家乡，一位在县里做父母官的同学告诉我，他们那里乡乡都成立了“棒子队”，其成员大多是那些年轻力壮，在乡党中称为“惹不起”的人。如果乡里有什么摊粮派款的事儿，有谁胆敢不交，就把这些“棒子队”派去。据说，效果很佳。就拿今年到南方“换脑筋”来说，全县村以上的干部皆去深圳广州考察，全县用去上百万，摊到每个农民头上也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还不是顺利进行了，没有一个人敢说个“不”字。

这无疑是“棍棒”下面显威力。

跌价的土地

粮食提价分把分，
化肥提价角把角，
农药提价块把块。

——民谣

滑头滑脑经商，
有头有脑办厂，
犟头犟脑栽树，

木头木脑种粮。

——民谣

在老一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，土地是生命的根，他们终身匍匐在黄土地、黑土地、红土地上，到死也不愿离开那片狭小的土地。一代又一代，拥有土地成了他们一生最为辉煌的壮举。

但是，今天不少农民却抛下土地，哪怕流落他乡，哪怕远离生养的家園，也不愿再去种那份曾盼望了多年也曾带来温饱的土地。这不是因为工业文明的诱惑，也不是都市在召唤，是背负的土地的压迫，是“半年辛苦两手空”的苦果。

我有一位老乡，一家3口人，近年来，却抛下家乡的父母和分在自己名下的责任田，来到城市拾破烂。我问他为何这样时，他苦笑着告诉我说：“种田不合算啦！”他给我算了一笔帐：他家3亩田，在那一带，算是田地宽绰的了。按丰收年景算，3亩地侍候得好，可以打3000多斤稻谷，按最高价算，也不过1000元左右。这其中要去掉水电费150元，农药费50元，化肥80元，小孩上学费用150元，农业税和提留共400元，你想想，自己一家人不吃，也不够开销。我又问他，家乡的田怎么办？是否出租了？他苦笑一声说：“现在还有谁租田，你白送他种还要每亩倒找他20元，这里还不包括人情。”我当时不解，当初实行责任制地，农民为了一丘田，一犁沟地，曾打得头破血流者有之，而如今，不到10年，为何翻了个个儿呢？

他的解释和当今见诸报端的原因不无相似，种田不合算，种了反而不如不种。

这是一般的农户，过去报上宣传的那些种粮专业户，近年来也是入不敷出了。浙江省乐清县虹桥镇八村农技员赖金发，包了耕地50亩，1990年亩产733公斤，每亩净收入46元，1991

年亩产 910 公斤，每亩收入 538 元，扣掉成本，利润只有 31 元，这样一年下来种 50 亩地，1991 年纯收入只有 1500 元。

农民种田效益下降，不少地方出现土地抛荒。湖南南县 1992 年春有 4000 多户要求退掉责任田。岳阳地区今年以来已有 13.6 万户要求退掉承包田，占总农户的 12%。澧县复兴厂镇，要求退田面积 2374 亩，占耕地总数的 7.45。据政协委员陈耀邦介绍，我国 1991 年减少播种面积 1700 万亩，1992 年减少播种面积 2400 万亩，1993 年将减少 3000 万亩，我国为此将减产 75 亿公斤粮食。

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有些地方采取征收“土地搁置费”的办法，企图遏止农民退田不种现象，其实，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有多少愿意放弃土地，而像浮萍一样四处飘流呢？其主要原因是田多负担多，增产不增收。

有人也许不解，粮食价格近年不是一直在提么，为何农民还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其实，农民收入和支出之间的赛跑，就像童话中那个龟兔一样。乌龟就是用尽全身气力，也不会超过一直在跑的兔子。湖南省平江县今年共有合同定购粮 3.5 万吨，全年粮食提价后按每吨增收 60 元计，农民可增收 210 万元，除去农业税以实物折价代金增支 80 万元，还剩 130 万元。据县里测算，8 项主要种粮生产资料涨价，粮农要增支 475 万元，收支相抵，要多支出 345 万元。上海市今年化肥农药柴油提价，农民要多支出 1.1 亿元以上，但 1992 年麦稻提价，只增收 2000 万元，农村人均减收 20 多元。据一项统计表明，1984 年以来，我国农用生产资料销售价格呈持续上升趋势，尽管粮食定购价格有所调整，但粮肥比价仍持续恶化，1978 年为 1:1.14，1984 年上升到 1:1.51，到 1990 年又恢复到 1:1.14 的水平，近年更是有增无减。另据江西省某县的调查，农民每生产 50 斤稻谷，

至少投入 24 元以上(劳动力除外),如按合同订购价格收购,50 斤稻谷只能卖 17.09 元,农民反要贴 7 元。

谷贱伤农,这对于中国这个有 8 亿农民靠种田吃饭的国家来讲,并不是一个福音。生于公元前 200 年的晁错在《贵粟疏》中写道:“欲民务农在于贵粟。”“欲务民于农桑,薄赋敛,广蓄积,以实仓廩,备水旱,故民可得而有也。”从中国的国情出发,晁错的这番话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秤杆一扬,白条一张

白条子买粮食,

金条子买车子。

——民谣

在中国新近产生的众多辞汇中,“打白条”这个词组也许使用频率不低。新闻媒体、官方文件、街谈巷议使它不翼而飞。

其实,打白条并非今日始,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让今人传为佳话的“打白条”故事。某某红军部队给农民打了一张白条,某某游击队给农民打一张白条。可今天打白条已今非昔比,它是一张让人忧虑的时代印记。

白条到底有多少呢?据官方正面报道,仅湖北一省,给农民打了白条 11 亿元。安徽省有 1 亿 8 千万。山东省收购总值需 80 亿元,但各部门奖金到位率只有 50%。四川 10 个县的统计,到位奖金仅占所需奖金的 6%。全国 29 个省市,加起来可想而知有多少。为此,《人民日报》在总书记召开农村工作会后的一个月里,每天头版专门划出版面报道此项“运动”式的战果。

农民辛苦一年,到头来领回一张未有任何使用价值的白条,